

【評論集】

橫看成嶺側看成峰

臺灣文學析論

歐宗智◎著

北 縣 政 府 文 化 局 出 版

I207.958
20112

【評論集】

橫看成嶺側看成峰

臺灣文學析論

歐宗智◎著



臺 北 縣 政 府 文 化 局 出 版

北臺灣文學 臺北縣作家作品集 78

橫看成嶺側看成峰——臺灣文學析論 / 歐宗智

主辦單位：臺北縣政府

發行人：林錫耀

總策劃：林泊佑

總編輯：鄭清文

編輯委員：李魁賢、杜文靖、秦賢次、廖清秀、鄭清文

行政執行：魏定龍、林琪雯、許禎庭

校對：許禎庭

美術編輯：石朝旭設計有限公司

出版者：臺北縣政府文化局

地址：板橋市中山路一段 161 號 28 樓

承印：鴻順彩色印刷製版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高雄市三民區中峰街 19 號

電話：07-316-2246

出版日期：中華民國 93 年 12 月（2004. 12）

定價：新臺幣 140 元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縣長序

文學，是鄉土文化的根基，透過精妙的文筆，不但可以表現當代的史實與生活樣貌，更可以提升讀者的心靈層次和淨化社會風氣。透過文學感染和點化的力量，能使人的心靈更敏銳，人的精神更超脫。

近年來，臺北縣致力於推動各項文化工作，包含音樂、美術、舞蹈等活動的展示或演出、文化設施的規劃與興建、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研究等方面，不管質與量均顯著成長，至於對文學創作的鼓勵與推廣活動更是不遺餘力。例如以延續北縣文藝發展脈絡，進而鼓勵更多人投入文學創作為宗旨的《北臺灣文學》，出版至今總計八十冊，不管是小說、散文、評論、兒童文學、報導文學、歷史掌故、傳記、詩集等各類文學體裁皆蒐羅其中，每位作者也以不同的觀察角度與呈現方式，驕傲地向世人介紹北縣豐富多彩的人文風情，這不僅是豐碩的珍貴資產，同時也是本縣文學向下扎根的基礎。

文化的發展必須扎根於土地，才能開花結果，而文學迷人之處，在於作者對於自己生長的土地與周遭環境，所產生



的細膩觀察，所以不管性別、不管族群、不論年齡，也不需華麗堆砌的文藻，只要在這塊土地上用心生活，就能用自己語彙，寫出屬於自己的故事，而從字句之間自然地透露出對鄉土的誠摯情感，讓民眾自然而然地感受這些作品所觸發的感動。

文學能安撫人們空虛的心靈，消弭社會動盪的情緒，進而提升自我，優遊於世間萬物之中。期許《北臺灣文學》能夠繼續成長茁壯，為臺灣培育更多出色的文字工作者，讓書香傳播於各個角落，提升社會大眾對文學的欣賞能力，讓文學成為帶動社會向上提升的一股力量。

臺北縣代理縣長

林錫耀



局長序

隨著時代的快速變遷，每個人都在尋找新舊、傳統和現代銜接點，當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、彼此的約定越來越繁瑣時，我們都希望在社會的限制和壓力之外，找到自己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方式，而文學藝術所提供的感性就更顯得不可或缺，欣賞美麗的圖畫、聆聽悅耳的音樂、閱讀一本好書都能豐富生活感受，緩和焦躁不安的情緒，使人際之間的緊張疏離自然地減少。

優秀的文學作品需要發表的空間，本局今年依往例出版八冊，包含有王少濤先生的詩文集《王少濤全集》、周明德先生的歷史掌故《海天雜文第二輯》、李魁賢先生的散文集《詩的越境》、賴永松先生的雜文選集《淡水隨筆》、莫渝先生的評論集《螢光與花束》、歐宗智先生的評論集《橫看成嶺側看成峰——臺灣文學析論》、林鶯女士的詩集《星菊》，以及首次收錄以客語書寫，並有華文做對照的作品，這是張芳慈女士的客語詩集《天光日》。其實文學的基礎植根於對鄉土的愛與生活周遭的細微觀察，細讀每部作品，不難發現



這些透過不斷探索、構思及撰寫的作品，都充滿著對家鄉的濃厚情感，字字句句都能扣動人心，獲得共鳴。

儘管時代前進的軌跡改變了許多事物的外貌，但是卻改變不了人類尋根探源，創造美好生活的共通天性，不斷地透過文字與影像紀錄的傳承，將過去的共同記憶一代一代地傳下去。文學本身是另一種歷史語言，文學作品不但可以表現當代歷史與真實生活的樣貌，更可以提升讀者的心靈層次和淨化社會風氣，期望大家共同為臺灣這塊土地的將來，尋找一條更美好、更長遠的出路。

臺北縣政府文化局局長

林洎佑

編輯導言

《北臺灣文學》，已進入第十年了，不管從內容和外觀，都越來越充實也越精美。

第十輯也是8冊。這一輯有一個很大的特色，就是作者的年歲，最大和最小，相差80歲。

王少濤先生（1885-1948）是王昶雄先生生前大力推薦的。因為作品繁多，整理不易，一直到這一輯才得與讀者見面。

他的作品以傳統詩為主，所吟所誦，仍以人、事、時、地、花、月為重點。楊青矗先生編《台詩三百首》時提到，台詩無論量和質，都不較唐詩遜色。不僅如此，台詩有關注社會的特色，是唐詩較缺少的。

他有一首〈感時〉是這樣寫的：

「……莽莽大神州，萬事俱廢墜。革命倡共和，宣統急退位。帝制已變遷，權臣又稱帝。……殺戮遍塵寰，良民苦受累。……藉言愛國名，私心求富貴。……」

時代、人物、歷史、文化，全錄其中。

詩是1920年前後所寫，當時台灣還是日本屬地。王少濤的眼力和心懷，是不同凡響的。

他的家人，盡心盡力，使本書能以最完美的方式出版，實在值得敬佩的。

周明德先生（1924年生），是一位氣象專家。他自日治時代就擔任氣象官，一直到1981年自願退休，爾後移居美國。

他喜歡讀書，包括日文及英文著作，並由此獲取許多最寶貴的第一手資料，從事寫作和翻譯。

本書有一篇〈日本《朝日新聞》載台灣二二八事件〉。他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找到15件有關報導。當時，日本戰敗不久，無法派記者出國採訪，這些報導是根據南京的UP、AP及中央社發出的。這些報導相當簡短，和實際情形也頗有出入。

不知是無心還是有意，他寫了一篇〈二二八事件波及淡水〉，有詳細的報導。這兩篇文章，可以作對比，也可以瞭解實情和報導之間的差異。

目前，他雖然人在國外，他所關心，所寫所述的，大多與台灣有關。他是一位真正根留台灣的人。



李魁賢先生（1937年生），是詩人、評論家和翻譯者。他也很喜歡旅行。

他出國開會，有時是純旅行。

這本書，寫二年來的腳跡，包括巴爾幹、印度和薩爾瓦多等地。有一部份，也寫台灣。

他不只寫風景，寫食物，也寫文化。

羅馬尼亞，由獨裁變成民主國家，只有10年，環境清潔，工作效率高。他們的海關人員知道，中華民國就是台灣。他們的貨幣，用詩人、歷史學者、音樂家和畫家的肖像，而不用政治家。

一個國家，想不想進步，要看全國人民是不是有這種意志。還要看看文化的底層。

有人出國，只看到導遊手中的旗子，有人吃喝玩樂，有人看到美麗風光，也有人看到了歷史和文化。

實際上，李魁賢出國，還做了文化、文學大使。

林鶯女士（1955年生），是一位詩人。

這本詩集《星菊》所寫的可分成兩個部分。一是台灣，一是國外，以中南美洲為主。

她和李魁賢一樣，走到哪裡，詩就跟到那裡。

從年表看，她的先生黃瀛寰先生於1994年調職巴拿馬，於2000年奉調回國。她在中南美洲，大概是在這期間。

中南美洲的詩，充滿著鄉愁。

〈為我帶來一頂斗笠〉這首詩寫著：「一頂台灣的斗笠，可以抵擋烈日，可以用來搨涼，可以把此地的農場，當做家鄉南方的土地。」

〈歸鄉路〉寫一個因白色恐怖流落國外的異鄉人：「我只好幻化成，一隻自我截肢的蜥蜴，痛斷綿延數十載的歸鄉路。」

寫台灣的部分，她寫出台灣人強韌的草根性。

木麻黃這種不起眼的植物，是台灣海岸線的風景繪，因為它有「根的固執，不怕風，不怕烈日，由海岸的守護者，轉化成聽潮觀音。

文學是生活，由生活深入，去「審視自己的生命歷程」，這便是林驚的詩。

年前，我在淡水教過一年左右的書，我發現淡水充滿著文學。淡水有山、有河、有海。淡水有渡船，也有捷運。淡水有台灣最舊，也有台灣最新。淡水有平地，也有起起伏伏的山坡。沿著山坡，有高高地低低的房子，也有彎彎曲曲的



小路。

也許，賴永松先生（1942 年生）讀的是哲學，他的這一本《淡水隨筆》，哲學多於文學。而且，他寫的不是淡水，只是淡水提供他一個良好的寫作環境。

他不特別欣賞豔麗的櫻花，他喜歡滿山滿谷、茂盛的黃金色的相思花。相思，也是鄉思。

這本書，充滿著作者獨特的想法，在〈喜極想死〉中，他說：「悲極想死，喜極想死」。

這些文章都很短，他有意圖，想在一顆砂裡看到一個世界。

莫渝先生（1948 年生）是一位教師，是一位詩人。

做為一位詩人，他有多方面的才能。他創作、翻譯、寫評論，也做編輯。

《螢光與花束》是莫渝的詩論、詩人論。

第一輯〈螢光：夜讀札記〉是以詩人論為主體，篇幅較長的有王白淵、杜潘芳格和羅浪。

〈鐵樹的怒放〉，談羅浪的詩。羅浪是一位特立獨行的詩人。〈向羅浪請益〉，莫渝問的很直接，羅浪的回答也很直率。



另外，也有〈十問岩上〉、〈十問陳義芝〉。一問一答，多處碰觸到詩的本質。

第二輯〈花束：小詩風采〉，介紹並剖析小而美的詩50首，台灣詩人、外國詩人各佔一半。

莫渝在〈自序〉中提到普魯斯特的《追憶似水年華》，他用「尋回」代替「追憶」。

文壇是很多人經過長時間建立起來的，尋回過去，也是尋回文壇的一種方法吧。

歐宗智先生（1954 年生），是一位教師、教育家（北縣清傳高商校長）、文學評論家。

本輯所收《橫看成嶺側看成峰》是他繼第八輯的《走出歷史的悲情》，同屬台灣小說評論集。

本輯評論對象，包括鍾肇政、王昶雄和東方白等人，尤其論東方白部分所佔篇幅，佔全書一半以上。

鍾肇政部分，是剖析鍾肇政和文友之間的來往書簡。

作家生前是否應該出版書簡，而且在戒嚴時刻，有嚴格檢查，是否能完全表所思、所慮，我一直有疑慮。

這些來往信件，經歐宗智仔細閱讀，並加剖析以後，的確可以呈現一些作家的言行和思慮。更重要的，也可以看到

台灣文學成長的一些軌跡。

至於評東方白的文章，歐宗智以前寫過不少，本集部分對內容和思想，都有深入的評述。

鍾肇政、東方白等人，都是大作家。大作家和大評論家可說相互照映。

張芳慈女士（1964 年生），是一位詩人，也是畫家。

她有剛直的一面，也有溫柔的一面。

她寫時代、國家、社會，也寫鄉土和親情。

這一本詩集《天光日》，是用客語寫的。並有華文做對照，寫的是鄉土和親情。

〈安名〉一首詩寫父親：「阿爸介日記 / 清楚寫緊我 / 學爬 生牙 講話 / 第三百五十五日介身長」。

母親識字不多，卻寫信給她：「信皮上歪來歪去 / 用北京話注音寫介住所 / 裡肚裝滿滿 / 阿姆無奈何介目汁」（〈阿媽介信〉）。

〈阿啾箭〉寫烏秋。

日本人告訴台灣人，烏秋和白鷺鷥是典型的益鳥。中國人告訴台灣人說，烏秋叫捲尾。烏秋差一點消失了，何況是阿啾箭。

烏秋也是一種勇敢的鳥。我看過烏秋在空中追啄大牠幾倍的老鵝。

「阿啾箭 阿啾箭……請問汝等係毋係有飛過大甲河 / 一聲又一聲 / 我聽緊 / 我聽 / 敢係阿姆在喊吾名」

親情和鄉情已完全揉合在一起了。

吳志文

校長評論家

如果有人問臺灣人：「島上文學評論家有幾個？」他會回答：「多如過江之鯽。」如果有人問東方白：「其中校長評論家有幾個？」我會回答：「別無分店，獨此一家——歐宗智。」

歐宗智與我素昧平生，我認識他是2002年4月在《臺灣文學評論》第二卷第2期偶然讀到他的〈人道精神的謳歌／談東方白《浪淘沙》的崇高主題〉才開始的。可能是卷帙浩繁的緣故，截至那時，能讀完《浪淘沙》這部大河小說的讀者已鳳毛麟角，而肯耗費心神提筆為它書寫評論的評論家更寥若晨星，也莫怪我讀完歐評之後，會驚為天「文」，感激他明「白」之深與瀝「沙」之詳。

爾後，歐宗智關於「東方白」的評論，有如雨後春筍，令我目不暇接，儼然成了「東方白文學」的介紹人與推廣家。等半年後在臺灣相見恨晚，以及兩年來太平洋兩岸的魚雁往返，我對歐宗智瞭解更深，友情彌篤。現在謹就我所知，略述歐宗智「卓然成家」的三大特色：



- 一、業餘評論家——歐君身為校長，日理萬機，僅能于夜深人靜之際，犧牲寶貴的睡眠時間撰寫評論。因為沒有空閒與餘力允許製造文學垃圾，所以篇篇皆精，句句可圈。
- 二、轉型小說家——歐君青年以小說起家，壯年才逐漸轉型，終於專心一意致力文學評論。因此其評論，兼具論文之理與小說之趣，不像一般枯燥玄奧的評論，逸趣橫生，可讀性高，連未閱文本的讀者也讀得津津有味。
- 三、褒貶兼論家——毛姆在他的《世界十大小說家及其代表作》說過一句名言：「世上沒有一本十全十美的小說。」所以歐君的評論可說是「公正的評論」，因為他不「捧」（褒而不貶）、不「謗」（貶而不褒），他「褒」、「貶」並兼——前者指出文章的優點，誘讀者來欣賞；後者點出作品的缺點，引作者來改進——這種評論對文學才有裨益。

歐宗智將其近年來發表的評論，輯成《橫看成嶺側成峰／臺灣文學析論》一書，囑我作序，因為書中大半評論